

坊巷

# 曹记豆浆坊

杨 博

曹记豆浆坊在大化菜市场东西走向的一条过道里。

这地方实在太不显眼了。说是豆浆坊，其实是两间破旧的红砖房，主人不知道何时搬走了，被姓曹的人家租下来，磨豆浆好多年了。

沧州卖豆浆、老豆腐的，大都和炸油条、卖早点是一回事。炸油条的长年在街巷边摆自家的摊子，天不亮就支起锅灶，烧滚烫的一锅油，炸油条、炸脆片、炸油饼、炸糖燎活，也炸装入一两个鸡蛋的“老虎”。谁家早起买早点，称几根油条，或炸俩糖燎活，总要捎带买两碗豆浆或老豆腐，拎回家趁热喝。

曹记豆浆坊和街头的早点摊儿不一样。他家不炸油条、“老虎”，也不卖老豆腐，早起只做豆浆卖。并且，还不是前店后厂，只是一家专磨豆浆，做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皮的作坊。他家的豆浆坊还真不好找，“藏”在一条不起眼的过道里。也不挂招牌，进过道七扭八拐，才看见冒着白气的豆浆坊。冬天，天飘着雪花，早起到曹记豆浆坊买豆浆的人还真不少。他们拎一只大保

温桶或烧水的铝壶，住得近的，快走几步就到了；稍远些的，不愿意步撵，就骑自行车过来；长年到这儿买豆浆的，大都轻车熟路，进过道从不下车子，径直骑到豆浆坊门前。天气寒冷，豆浆坊的门缝往外冒着热气，隔不远就闻到一股子豆腥味儿。

老曹两口子每天起大早磨豆浆。说是老曹，其实我早几年在他家买豆浆时，他也就40多岁，长得宽脸，中等个头，粗壮身子，一副很憨厚的模样。他媳妇倒伤得挺显年轻，三四十岁，不胖不瘦，腰身细溜儿，干活很麻利。她和另外一个50多岁的女帮工，系了白布围裙，戴着白套袖，穿高腰防雨靴子，里外里紧忙活。屋子里雾气朦朦，水泥地上尽是些磨豆腐洒的白花水的水和豆腐渣，湿乎乎的，散了很多的磨豆子的味道。

屋子中间有一口煮豆浆的大铁锅。老曹穿着红绒衣绒裤，不时从里间屋拎了整桶磨好的豆浆，倒进大铁锅里。他媳妇和帮工的女人站在灶台旁，各自用一把大铁舀子，不停地舀了锅里的豆浆，“哗——”

地泼到锅面上，“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”，就这么一舀子、一舀子不停地泼着。这也真是个力气活，从身后边看去，老曹媳妇穿着一件白绒衣，能隐约看见她拎着大铁舀子一边的肩胛骨，随着手臂一圈圈地转动。仔细想想，这两口子也怪不易的，老曹一年四季见他都蓬乱着头发，眯着眼睛，一副没睡醒的样子。估摸着两口子夜里三四点钟就开始忙活了。大铁锅里的豆浆“折”得差不多了，老曹媳妇睁开鼓风机，发动机“嗡儿——”地响起来了。

这一大铁锅豆浆真让人馋得慌！火苗子还没窜上炉膛，锅还没烧滚开呢，只熬过一阵工夫，锅边先泛起一层薄薄的黄皮儿，像豆子磨出来的油嘎巴，看着就让人想喝一大碗。过一会，锅里的豆浆滚过三开了，满屋子飘起扑鼻子的豆香气，嗨，这一大铁锅熬好的豆浆，可真让人待见！不光附近的人家爱喝，也招惹得远处的人来买。我熟悉的一位老大哥，原来住附近的一中前街，后来搬河西居住了，可每天早起仍骑车跑很远的路，到曹记

边就又鸣唱起来了”。这让我们读来真像身临其境。

就像许多作家那样，杨博也有自己的写作根据地。他的小说，多写梨园人物，很早就有了一本小说集《粉墨人生》，专门写戏曲演员的人生况味，很厚重，这在作家里并不多见。他写演员写得很像，从中能看到净未旦丑的身段，好像能听见唱腔，对人物的心理把握也十分准确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生活中一定接触过很多戏曲人物，一定十分了解演员的生活，注意观察捉摸他们。他虽然不是演员，可他喜欢戏，懂戏，愿意了解戏里戏外的故事。

杨博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，写了很多散文，冠以“运河风韵”系列。写运河边的老街老店，写老槐树、黑色柳树上鸣叫着的蝉、磨刀人，写铺满绿苔的街巷口、运河里水涨起来了、芦花开了、运西瓜的船来了，写沙土地上的百灵鸟，写坑边住着的佟大娘，写小伙伴们打洋火皮、拍四角，写他们吃崩豆……写逝去的光阴，充满了怀念和乡愁，让人流连，有些忧郁，心里产生了一波波的涟漪，有点酸，大概也有那么一点的甜。这里就是一片园田，他像一个头戴斗笠、肩披毛巾、蹲在畦畔拾掇草苗的农民，绿油油的菜苗，一架哗啦啦啦转着的水车。河边有一棵高高的红果树。就像红光洋洋、爱情激荡的莫言的高密红高粱地。就像阎连科把糍山脉蹂沟人的梦。这里是他的一亩三分地。

我们说言为心声，杨博的文字有情怀，有境界，不空洞，言有物。他的一些散文，虽然记述的是一些世俗的风情风物，但并不像某些闲适散文，洋洋洒洒，云山雾罩，不知所云。他的散文有 人物，有情节，有故事，有带入感。有的事情怎么发生的，怎么进行的，他的视线怎么看见的，就怎么描写，有人物在他的生活里消失了，没了后续，可他仍然有所惦记，充满关怀。他的文章思考里有因果辩证，但他表达却多善良的盼望。他骨子里有一种善，这是他文人的气质，有经历养成的成分，“向好处想，往明亮地看”，也是他的天赋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他时常不自觉地会说出来，并不刻意。

我记不得是哪位大师说过：“能够愿意把你介绍给比他能耐久的人，这个人是无私的。”我与杨博交往很多年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很淡雅，很风度，似乎一个现代的庄子。

说、诗歌、散文三个榜单，每个榜单各有10篇（部）作品上榜。《洗洁精》发表于《小说林》2022年第2期；《我的，我的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；《时光里的滹沱河》发表于《美文》2022年4月上半月。

作为北方人，原来对香椿很是陌生，刚开始并不习惯它的气味，口感硬硬的涩涩的。可是，每到春天公公婆婆便早早买回香椿芽儿，大部分剁成碎末，用盐腌起来。留下一小部分整枝儿的，开水里焯一下，撒点盐，在鸡蛋里打个滚，再用油炸。炸出来的香椿芽儿像一条条金黄色的“鱼”，在老家俗称香椿鱼儿。香椿鱼儿又香又脆，散发着浓郁的清香，大家索性一条接一条地吃起来，吃还边问，你吃几条了？那人随口答道：“两条或三条。”这样说话儿，不知道的以为真的在吃鱼。

香椿做的菜有很讲究，可以

豆浆坊买豆浆喝，所谓“酒好不怕巷子深”，恐怕也就是如此吧。

曹记豆浆真那么好喝吗？甬说，还真是有些与众不同。同样是磨豆浆，别家的豆浆大都稀汤寡水，喝着一点也不粘稠；而曹记豆浆却只稠不粘，也不挂碗边儿，一碗豆浆喝到见碗底，你会感觉最后两口又绵又润，如豆沙一般柔滑可口，让你觉得这碗浆不仅清纯，尚有几分嚼头，像是豆子的营养全都在里边了。除了口感好，曹记豆浆还“香”，是那种淡淡的豆香味儿。一碗豆浆放在饭桌沉一会儿，碗口凝了一层黄皮，是那种地道的“黄皮豆浆”，就如同温牛奶凝了一层奶油皮似的，喝两口，就是很纯、很清新的豆子味道。这种味道在口腔中打几个滚咽下去，真让人口齿留香，回味绵长……喝曹记豆浆是会上瘾的。早些年我常去外地开会，早餐喝宾馆的豆浆如同喝白开水，没有一点豆香味儿；携老伴儿去北京儿子家小住，起大早找遍整个小区，终于找见一家外地人开的早点铺，吃炸油条，喝稀汤寡水的豆浆，满不是那么回事！也因此住不过几天，就想吃沧州街头的炸油条、炸糖燎活，想曹记豆浆坊的“黄皮豆浆”，恨不得立马喝上一大碗，解顿馋。于是，就闹着趕緊回家，儿子拦都拦不住……



谷雨（油画）  
林 鸽 作

味道

# 香椿芽儿

弭晓昕

上古云，枯木逢春又发芽，说的便是香椿芽儿。光听名字已满是春意，况且吃到嘴里，简直唇齿留香“春归处”。

谷雨前后，大白羊桥的香椿挺起高高的枝杈，洁白整齐，形状类似仙人掌的茎。春风一起，阳光暖了，光溜溜的枝头鼓出小嫩芽儿，秀秀的，尖尖的，远远看去像开在树上的花朵。菜农们钩下这些嫩芽儿赶到集市去卖。紫红的椿芽儿一指长，被扎成小捆整齐地码在菜案上，油光水嫩。鲜芽儿很贵，想吃纯野生原生态的鲜嫩芽儿，要花大价钱嘞。

老百姓不抢那口鲜，稍稍长大一点儿，价格会便宜。如今，人工栽培增多，种植的面积也广了，香椿价格开始走低。有一年香椿刚上市，一拊来长的香椿才两块钱一捆，我买了20捆，回到家剁成碎末，用盐腌上，留着炒鸡蛋、拌面吃。公公曾经告诉我，香椿种类不同气味也不同，紫叶比绿叶的好，野生比栽培的好。

作为北方人，原来对香椿很是陌生，刚开始并不习惯它的气味，口感硬硬的涩涩的。可是，每到春天公公婆婆便早早买回香椿芽儿，大部分剁成碎末，用盐腌起来。留下一小部分整枝儿的，开水里焯一下，撒点盐，在鸡蛋里打个滚，再用油炸。炸出来的香椿芽儿像一条条金黄色的“鱼”，在老家俗称香椿鱼儿。香椿鱼儿又香又脆，散发着浓郁的清香，大家索性一条接一条地吃起来，吃还边问，你吃几条了？那人随口答道：“两条或三条。”这样说话儿，不知道的以为真的在吃鱼。

香椿做的菜有很讲究，可以

后来嫁到异乡，生活多年，我终于懂了母亲，懂了她为啥稀罕那点香椿芽儿。母亲自小没爹，十一岁没了娘，是老姥姥把她抚养成人。她跟着父亲闯关东，一走便是十多年。这期间她的亲人相继辞世，母亲没有盘缠回家奔丧，她和她的故乡是越隔越远了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，母亲如何去寄托无法排遣的哀思，以及对家乡对亲人越来越浓郁的思念呢？我不得而知。晒干的香椿，成了干末末，几乎闻不见香气，不见得有多好吃。或许，它只对母亲有着不同的意义。透过母亲的眼睛，透过干瘪的“绿叶”，仿佛有一条岁月的河从母亲面前流过，里面一定有她熟悉的、难忘的和想念的一切！

阴差阳错，我又走了母亲的路。不开心时我会想家，也会流泪。逢年过节，母亲都会寄来包裹，里面有家乡的瓜子、豆子、米糕等。有一回里面竟然有一袋剥好的瓜子仁，鼓鼓囊囊的。见到它，熟悉的场景出现了：仿佛看见，在一片轰隆隆的鞭炮声里，父母及哥哥坐在那张旧餐桌前，一粒一粒地剥着瓜子，然后再一个一个地放到准备好的袋子里……刹那间，泪水便夺眶而出。

深知母亲爱吃香椿芽儿，每次回家特意捎给她。刚剥的香椿腌好，要咸一点，在冰箱里冻成比带着。因为路途远，鲜绿绿的香椿末儿到家后，仍会变成深绿色，看着不那么新鲜了。母亲仍旧喜欢得不得了，仍旧是分出那么一点点儿，让我送给姑姑娘婶去尝尝。剩下的又奇迹般地消失了。有时放很久还没吃，甚至下一年的香椿又绿了，陈年的还有，它们名副其实成了母亲的“压箱宝”。

幸好，老家的院子很大，栽了许多株香椿树。等到春风起，遒劲的枝条便长满许多多小嫩芽儿。“门前一株椿，春菜常不断”，有了太多的香椿可以吃。与此同时，还要把那割不断的乡愁，挥洒在春风里，挂在枝头上。

汉诗

## 运河图说

战 芳

河与城，组成了一幅八卦图  
那水，那桥，那楼  
彼此凸凹  
一圈圈涟漪卷珠帘  
一帘幽梦，深藏清风楼  
河，千年等待的运势  
水，迤迤而来入江河  
人工凿刻的激情，迸发出中华神采

至柔之水，至坚之岸  
缠绵之即，飞扬无止的华丽转身  
一泻千里，气势冲天  
纵身一跃，穿透春秋时空  
天上人间，南川楼的吟诵  
其乐融融，朗吟楼的讲经  
抵达你，必须以飞鸟之势  
凌空直下，穿云破雾

运河，不愿将你比作一道裂口  
当远古的一道闪电抛落  
你是嵌入时光的褶皱  
绮结河水的纽带将你紧连  
以我，望穿秋水的仰望  
喷发那水，那桥，那楼的慨叹  
此刻，我只想做碧波里的一滴水  
与之交融，成时空的一记钟声  
悠扬，啼啼

## 春分

路玉洪

这一大场弯弯曲曲的爱情  
前半部  
就像从一个朝阳落地的校园出发，迂回着  
说水边的亭廊，和  
一场雪后的气温

而后半页  
就似乎一封长信的倾泻，写那些赤裸裸的  
红与粉  
在黑与白均分的基础上  
要把那些沸腾的雨，放到桌面上  
换你的激动

## 春雷（外一首）

李建新

听见了吗，春雷  
滚过大地苍茫之声

田野听见了，麦苗返绿  
堤坝听见了，小草破土  
蛰伏一冬的小虫子  
抬头，眨眨醒来的眼睛

大河听见了，深情歌吟  
村庄听见了，捧出良种  
不甘寂寞的年轻人打点行囊  
准备，向着梦想启程

我也听见了，春雷  
这激情澎湃的冲锋号  
提笔，诗如泉涌

### 报春

窗台上没有迎春的花  
院子里没有桃树杏树  
为新春抒情

向我讲述春天故事的  
是台阶下的砖缝里  
一朵金黄金黄的蒲公英

这就够了  
屋里挂一幅手书的《陋室铭》  
庭前一朵小花，代表我  
此刻的心情

## 韵歌赞沧州

左振民

旭日东升霞满天，沧环渤海水陆连。  
平原奇景独小山，黄骅港口谱新篇。  
日夜来往航运忙，海边码头船排满。  
联通中外开国门，进出货物作贡献。  
西煤东调输四方，沧州世界航线连。  
渔船出海忙捕捞，供应全国海水产。  
古老运河五千里，沧州运河重点段。  
蜿蜒南北连京杭，造福人民千余年。  
航运排灌成系统，沧运文化有史缘。  
地下石油能源丰，地上农产粮果棉。  
大浪滔天水激流，华北明珠白洋淀。  
片片湿地景观美，候鸟迁徙中间站。  
高速高铁路网通，海陆空联交通便。  
南水北调成水网，江淮黄海运河连。  
改善生态水环境，工农经济大发展。  
古城沧州现代化，一带一路路路连。  
开放旅游景点多，世界友人来参观。  
狮城大地放光彩，沧州人民笑开颜。

评论

# 杨博其文其人

殷文中

在沧州，喜欢文学创作的，大多知道有个杨博。不仅因为他是位小有名气的作家，也因为他曾是《无名文学》执行主编。从编辑到执行主编，他帮助无数文学爱好者走上作家之路。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电视专题片，他都涉猎，出版有文学专著19部。

先说他的文字。一个作家如同一个画家，须有自己的特点和成熟风格。当然画家初学的，在素描阶段，不必形成风格，随着画艺的成熟，就有了风格。作家也一样。杨博的文字就很有自己的风格。

认识杨博30多年了。那时，我还在部队当兵，回沧州探亲，到西环中街《无名文学》编辑部去。我舅舅李子先生给我介绍他：“这是我的学生杨博。”那时，他非常年轻、精神、干练、亲切。从此，我叫他一声大哥，一直到今天，仍然叫他大哥，就像亲大哥一样。他一有发表的作品，出了集子，就会给我看。我对他的作品很熟悉，文字风格非常了解，十分喜欢。

我会用三个字来形容他的作品：淡，散，雅。

他的描写，有点像文人画，有风景感，像风情画。淡淡的，有点散漫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其实非常讲究，细致，周到，把握准确，又适可而止，像一位胸有成竹的水墨画家，很懂得留白，让画外音说话。有一个词叫文如其人，这个词用在他身上非常贴切。他的文字干净，雅观，不火烧火燎，不热气腾腾，看上去很散，放得很开。有点像放风筝，风筝飘起来了，忽上，忽下，忽左，忽右，转来转去，可总在一条线上翻飞，收放自如。不像浇麦田，大水漫灌，流到哪里算哪里。

这是他文字的风格，有设计，不随意。虽然不完全是围绕着一个点写，可画龙点睛，举纲目张。他的小说、散文，包括激情盎然的报告文学，文字取舍十分谦让，不霸道。就像他的人性，谦谦君子，用词斐贴，点到为止，语言不花红热闹，不鼓噪喧腾，更不像有的人写东西，夹棍弄棒，欺行霸市。字里行间，他没有对自己成绩的自我满足感，也从来不对他人有指点江山的味道。文章如说话，中肯，真挚。在生活中，我也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别人的不好的话。他的文字，写的是他自己的感受，比如，他写运河边芦苇间飞着的蜻蜓，“透明的翅膀静止一样扇动”，写运河两岸知了的叫声“这边刚停歇，那

文讯

# 我市三篇(部)作品荣登2022年河北文学榜

本报讯（记者高海涛）4月23日，2022年河北文学榜揭晓。我市作家杨健康的中篇小说《洗洁精》、赵卯卯的长篇小说《我的，我的》、史丽娜的散文《时光里的滹沱河》上榜。

据了解，河北文学榜由河北文学榜组委会主办，依据文学体裁分为小